

[台湾] 司马翎 著



雙飛鳳新親身

群益堂

（Faded text from bleed-through or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title "身无彩凤双飞翼" and author "司马翎"）

（Faded text from bleed-through or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appearing to be the beginning of a chapter or section）

[台湾] 司马翎 著
 身无彩凤双飞翼

（Faded text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possibly including a publisher's name or edition information）

内 容 提 要

马玉仪四处流浪，寻找丈夫沈神通，在途中却遇歹徒来富、玉成等的刁难，且几乎被其劫色，幸而沈神通突然出现，将妻子救下。沈神通为了办案，将妻子点穴麻醉，令其免再次受离别之苦，随后将爱妻付托友人刘双痕看护。刘双痕乃年富力强，面貌俊俏，故而与马玉仪发生了情愫。

沈神通离开妻子马玉仪之后，忽闻爱儿沈辛横遭毒害，一时心痛不已，遂四处寻找，以证实爱儿生死真相。黑道中人却从中阻挠，制造假相，混淆是非。沈神通身负破案重任，遂与黑道人物展开一场生死搏斗……

沈神通为追捕大江堂堂主严温，却反而弄至自己妻离子散，幸而他乃公门中人，还明智慧，再加上过人的胆识和武功，并得到燕江朋友相助，坚持与江湖中的黑道人物周旋，誓将追踪严温归案……

身无彩凤双飞翼

(台湾) 司马翎著

群益堂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插页248000字

1988年9月第1版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ISBN 7—80540—019—9

I·16 定价：3.40元

目 次

旧怨消难尽	新愁逼人来	1
话语滔滔说	黄金滚滚来	45
强人显神通	更上一层楼	98
扑朔两迷离	雌雄难分辨	142
蛟龙困浅水	竭智出生天	164
惨问今何世	父子同饮血	193
淫行如禽兽	奸污师妻女	215
龙门三老道	直捣长春门	239
稚子何处去	玉人何处寻	264
古道马蹄疾	驰救女红妆	282
强有强中手	胜惟胜于心	299

旧怨消难尽 新愁逼人來

即使是最强烈最凶猛的风暴，终必会过去，会平息。

每个人一生中碰到的灾难，也象风暴一样迟早会平息消失。

问题只出在平息时间的迟早长短而已。如果灾难盘桓流连不去，长久得超过生命的极限，那么平息消失与否就变成不重要以及没有意义了。

只不知卷裹着马玉仪那股风暴能不能立刻消失？或者打点折扣说，希望就算不能平息，不能消失，只要能够稍为静止一会，喘口气也是好的……。

人在巨大灾难之中，希望的胃口往往很小。就象有些人平日万分挑剔，喝的茶如不是极品茶叶，便连一口也不肯沾唇。可是如果忽然迷失在沙漠中，眼看快要渴死，那时若是看见一个污水洼，保证大喜欲狂，扑过去捧起就喝，那里还记得极品茶叶？

马玉仪本来很憔悴，不但瘦了很多，而且不梳头不洗脸，似乎怪难看的。

但大部分男人都有一种本领，那就是品评女人美丑的眼

光。由于马玉仪本是又年轻又美丽，所以不曾瞒过吕夫人的手下，也因此他们呈上去的报告中指出了这一点。

这几天，马玉仪忽然间变得极漂亮迷人。原因是她已经恢复原先体重，而且又梳洗得十分干净精爽。

如果只是这样，则她只不过称得上“漂亮”而已。

至于“迷人”之故，却是因为她身上只有一件又短又薄的半袖内衣，此外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不但胸前双峰跳荡隐约可见，下面两条雪白大腿，更是完全暴露出来。

她竟然不是独自在室内打扮得如此冶艳放荡，在那暖热房间内还有两个男人。

这两个男人绝对不折不扣是真正男人，并不是天阉或太监，也决不是对女人全然没有兴趣没有欲念的那种男人。

事实上只要看看他们那四只突出得几乎掉下来的眼睛，这些眼睛一直盯住半裸的美女以及充满火焰，任何人马上就知道他们是有情欲、会冲动的男人。

马玉仪其实绝大多数时间蜷缩在暖暖的土炕上，很少起身走动，可是由于炕上并没有被子，所以她不论用什么姿势躺卧或者坐着，两个男人的眼睛仍然有火焰喷射。

前面说过她本来瘦了，那是因为她茶饭不思，每天只吃很少东西之故。

可是这几天却吃得很多，而且都是营养最丰富的食物或补品，所以很快就丰腴了，也恢复了体重，憔悴之色尽褪，变成明艳照人。

此一转变是打从何同将她交给金算盘时开始的。吕夫人命来富、玉成两名家人看管她。

来富和玉成都年轻力壮，而且有一种色迷迷的可怕神情。

来富聪明，多些主意，所以总是由他发话。

来富首先向她说明这个地方很隐秘，就算她叫破喉咙也没有用处，跟着发出第一个命令就是脱光衣服。

不用说马玉仪当然不肯，但来富却很有耐心地分析给她听。

“我有几个理由。第一点，你一定希望能够再见到沈神通。”

马玉仪听见沈神通三个字，立时热血奔腾，连耳朵也竖起来，老天爷可以作证，她当然想见到沈大哥，这如果不是抱有个希望，她老早就变成死尸了！

“第二点，有机会的话，你一定逃走。你逃走成功的话，对你很好，对我们却很不妙了。我和玉成就算不至于碎尸万段，但最低限度脑袋和身体一定要分家的。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光着屁股也敢到处跑的话，我们脑袋搬家也不算冤枉。”

全身赤裸地跑出去，纵然不是漂亮女人而是丑陋老婆子，也一定是会轰动远近的新闻，这样也就很容易追查以及抓回来了。

“第三点，你和我们一齐住在这个房间内，要住多少日子还不知道。你可能觉得不怎样，但我和玉成就惨了。因为我们奉命绝对不准踏出大门一步……”

老实说，马玉仪听到这里，还丝毫不明白何以自己会好过些，他们反而很惨？

“你们没有饭吃？没有酒喝？啊！你们两个不准谈天？”

“都不是，而且恰恰都相反。”

“那有什么惨呢？”

“唉，你还不明白？我们本来天天有女人看，当然是不穿

衣服的，但这儿如果没有，岂不是闷死我们？”

这种歪理简直是胡说八道。不过玉成这时却插口说了一句很有道理的话。他说：“其实我们硬是动手脱掉你的衣服也是一样的。”

对，除非她有本事马上死掉，而事实上她死了，那两个男人还是可以剥掉她所有衣服的，只不过那时候她不知道罢了。

于是不久马玉仪就变成身无寸缕。不过经她苦苦哀求，总算给她一件象征式的上衣。

来富第二道命令就是要她梳洗干净。第三道命令就是要她吃很多东西。

他保证说如果她乖乖听话，他们两个都会变成决不动手的君子，只不过眼睛吃吃冰淇淋而已，反面的意思谁都懂得，所以不必多费唇舌。

就这样，马玉仪变得又肥又白。整天喂那两个男人眼睛吃冰淇淋。幸而他们很有信用，虽然时时有很多丑态发生，却当真没有用一只手碰过她。

那两个男人一直在房间内喝酒吃菜，同时又在赌牌九。喝酒并不稀奇，但一连几天赌下来却有点古怪地方，那就是他们并没有银子或任何赌注，赌帐只记在纸上，记得一丝不苟，赌的过程也万分认真。

马玉仪自是乐得他们拚命去赌，这样她偶然换换姿势，或者起身方便等等都比较好些。

不过，她听来听去总是不明白他们赌注是什么？何以时时脸红脖子粗的争执吵嘴？

夜色深沉，马玉仪被他们争吵声音惊醒了。

明亮的灯光下，那两个赤着上身精壮小伙子正赌得起劲非常，似乎比任何时间都起劲些。

她叹口气悄悄起身去方便。走出来时，只见四只带有酒意、含着欲火的眼睛盯住她。

这已经是习惯，只要她一动总会招来可怕视线。不过这次她却不能顺利缩回炕上，因为来富指着旁边椅子，道：“过来，坐在这儿看我们赌。”

她瑟缩一下，还是走过去了，因为这样总比他们抱过去好一些。

但来富又命令她道：“不行，这样我们看不见，站在椅子上。”

马玉仪一时为之头脑昏眩；下意识地用双手掩住下体，尖声大叫：“不，不，我不站，我死也不站。”

来富等她不再叫了，才冷冷道：“不站也可以，那就盘膝坐在桌子上。”

马玉仪真不知怎么办？叫喊？逃走？跟他们拚命？

但好象全都没有用处，只听来富又冷冷道：“如果你不听话，我们动起手来就不会这么简单了，你莫非想试试看我们是不是男人？”

换了黄花闺女可能不懂话中之意。但马玉仪自是很明白，况且这几天以来他们的种种丑态，老早就证明他们一定是男人了。

她涌出晶莹泪珠，却不敢坐着不动。当下慢慢起身，又慢慢先提起一只脚踏上椅子，但不论动作如何的慢，她终于站在椅子上了。

两个男人坐下仰望着她，发出种种可怕笑声和说话声。

不过，马玉仪已经听不见，她迷迷糊糊如在云端。只觉得两个男人的眼光，好象刀剑一样刺得她遍体鳞伤。

唉，天啊！我的灾难什么时候才过去，才完结？我只要能够躺回那炕上，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老天爷请帮帮忙吧……

一阵冷风使她近乎赤裸的全身起了鸡皮疙瘩。这种情形似乎有人掀开厚厚的棉被进来所带入的寒冷。

她还未曾转动眼珠瞧看，忽然腰间一麻，耳目失灵，而且全身僵住。

但她仍然保持站在椅子上的直立姿势。

她自然不会无缘无故变成木头般没有知觉的塑像，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给她想，她一定想得出是因为有人点了她穴道之故。（她本来全然不懂武功，但后来总算因沈神通之故而学会了一点，另外也具有相当渊博的知识。）

点她穴道之人，不用说也可以知道决不是来富和玉成。这个人掀帘进房之时带来一阵寒冷，当时马玉仪都发觉，来富和玉成自然也发觉了。

他们看见一个斯文的中年人站在几步之外，眼睛盯住马玉仪玲珑浮凸的曲线，甚至还在她身体最隐秘部位多看几眼。

来富、玉成居然很沉得住气，等了一下，来富才站起身，声音冷冷地道：“你是谁？”

中年人微笑地收回欣赏女体眼光，转向来富：“我是谁？你们难道猜不出？”

来富道：“应该猜得出，除了沈神通之外，谁能追查到这儿来？”

中年人道：“其实这个地方并不算得如何隐秘，就算不是沈神通亦找得到，听你们口气好象认为我不是沈神通？”

来富道：“你不象，如果你是沈神通，你绝不会点这女人穴道，还让她高站椅上，让我们仍然看得见她。况且这女人既然是你的，你又何必急急欣赏好几眼呢？”

中年人激动的口吻道：“猜得好，又快又准。无怪吕夫人派你们负责这个任务了。”他态度从容，极有气派，神色也很温和，一直带着微笑。

来富、玉成实在很难把他当作敌人，尤其不能将他当作为沈神通。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中年人说，“你们最好小心点听清楚，我就是如假包换的沈神通，这女人是我的妻子。”

来富、玉成一齐暴退，从墙边那里各各抄出兵器，都是形式长短相同的长刀。

但来富显然还不相信。

“你不可能是沈神通，”他说：“如果你是沈神通。你应该第一步就是抢救女人。你怎肯让她仍然留在我们能够威胁控制位置？”

“但现在呢？”沈神通反问，“现在你们还能不能威胁她？”

现在当然不能够，起码他们必须过得沈神通这一关。

“你们既然不想做糊涂鬼，我不妨告诉你们。”沈神通声调更悠然更温和了：“你们两个若想一举杀死我，你们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当我抢救女人之时才有空隙可乘。我必须承认你们思虑周详严密之至。你们故意要脱掉女人衣服，目的就是使我一瞧之下情绪就冲动起来。”

他这时徐徐伸手将马玉仪抱下来，又从容不迫地把她放在炕上。

“我若是心情波荡，又急于抢救她的话，行动时自然有许

多破绽可供你们进攻，其实这女人对你们毫不重要，你们根本不必伤害她，所以如果我不急于救她，她反而安全百倍，你们看我现在不是已经把她弄回来了么？”

来富、玉成都只有瞪大眼睛份儿。因为照沈神通这样一分析，一切情况都简单明了之至。

“老实说，你们多看她几眼或者不看她，根本已不重要，你们已看了许多天，我如何还要为此着急？换言之，我何必急急遮掩她的身体？如果换了你们是我，也一定会有更好更妙的方法。”

“什么方法？”来富简直变得不会思想。在这个人面前，他觉得自己好象是傻瓜。

“说出来似乎很伤感情。”沈神通笑一笑说，“只要杀死你们，一切都变成过眼云烟，你们曾经看过她的身体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道理非常正确，任何活人还不至于跟死人争风吃醋，尤其是对方之死是你亲手做成的，你还有什么可以抱怨呢？

沈神通站在炕前，右手不知如何忽然多出一条金光灿然的锁链，简直象变戏法一样。

“我出手的话一定先攻击你。”他左手指指玉成。“因为你虽拙于言词，却擅于行动。所以你的刀法一定侧重于进攻。”

沈神通向来擅长猜度敌人武功，也向来未曾有过错失一次。

所以玉成不禁变色：“你怎知道？”

来富却问道：“你先攻他有什么好处？”

沈神通答得很干脆：“玉成一死，你来富必然第一是逃走，这样我可以省很多手脚。”

来富显然更为迷惑，又问道：“既然如此，你又为何告诉我们呢？为何不立刻出手？”

沈神通笑道：“你忽然变得愚蠢起来，其实你应该老早猜得出的。”

来富的呻吟声大有苦恼之意：“唉，我确实猜不出来。这种没头没尾的事我根本无从猜起。”

沈神通面上温和笑容突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冷肃严厉的表情，有这种表情的人一定敢杀人，而且很想杀人。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前来的。你们算来算去，认定公门中已没有什么人有实力能帮我对付你们。你们没有算错，我另一个副手彭壁武功虽是不错。但碰上了辽东黑道高手铁背雕方滔就最多只能自保了。他决无余力可以同时缠住另一个黑夜神社的杀手。那厮叫什么名字？”

来富听得又惊又入神，不觉应道：“他叫田边太郎。”

“很好，这田边太郎才是偷袭夹击我的主力。所以我就算抢救女人得手，就算能躲过你们合力猛烈攻击。但一出此房反而糟糕。请问，你我手中抱住一个女人，怎能逃过田边太郎的突袭呢？”

来富只觉大量极冷之气冒上心头，然后又遍布全身，因为他发现面对的敌人简直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不过如果沈神通不是“人”的话。他又怎会遭遇惨淡凶险的失败？他的妻子又怎会被迫在别的男人眼前，赤裸身体任由侮辱？

“幸而我还有别的人帮忙。”沈神通同时发出冷笑声，“嘿，嘿！这个人大概可以缠得住方滔和田边太郎，至少我希望如此。现在看来我的希望好象没有落空。否则他们已经应该现

身了。这是因为你们如果一共四个人都能出手的话，你们已可以摆明阵势与我决战了。”

铁背雕方滔和田边太郎果然无暇分身，任何人若是本身也在生死关头，别人的事就只有暂时抛开一边了。

铁背雕方滔在辽东横行多年，手中一对四尺长的板斧极是沉猛凶悍，果然不是徒负虚名之辈。

田边太郎在中原武林自是不见经传的人，但他长剑射出的杀气，以及凌厉眼神和凶毒架式，实是足以跻身高手之林而有余。

他们的对手是丰神如玉、非常俊美而又年轻的刘双痕。

这个年轻人果然很不简单，不但横剑凝立，就已迫使两个强敌一直不敢轻率地鲁莽出手，更难得的是他仍然微带笑容，好象大家只不过是闹着玩而已，并不是置身于真刀真枪，当真个会要了性命的决斗场面。

他柔和宁静的剑式跟他的态度表情配合得非常好。

只不过身在局中的方滔和田边太郎，以身经百战千锤百炼的经验却感觉得出，在风和日丽晴空万里的表面之下，已蕴聚蓄满了海啸地震以及横扫千万里台风的可怕威力。

这一点使得他们不禁心怀鬼胎，谁都想由别人先点燃触发战火，先抵挡那头一阵好象莫之能御的威力。

总之，只要有你先试探先尝过无法测度的第一招，事情就好办了，而我肯定一定不会吃亏的。这是他们的共同想法。

不过情况发展却又大出方滔、田边太郎所料。那是因为对峙局势维持了好一会儿之后，刘双痕忽然首先发难，攻出一招。

这一剑绝对是离经叛道的方式，第一点，自古剑诀都强调“剑如飞凤”。但刘双痕这一剑不但没有飞凤的灵翔，简直拖泥带水有如蚯蚓一样，而且看来散漫得很。第二点，内家剑法讲究“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先动”。然而刘双痕既然出剑先攻，便与内家剑法要诀大相刺谬了。

不过离经叛道是一回事，这一剑的效果又是另一回事，因为所谓“经”与“道”，本意就是正确途径，你若是循正确途径，自然做任何事都省力和容易成功。可是如果正确途径却因其他原因而变成不正确，例如人家知道你一定会从这条路走过来，于是预先埋伏堵截，这时候正确途径便变成不正确了。

所以刘双痕一剑攻出，反而使对方疑惑不定，不约而同迅快闪避而不敢反击。哈，刘双痕这小子却得理不饶人，锋快长剑蓦然由蚯蚓变回飞凤，霎时光剑如潮涌浪翻，轻轻松松就把方滔、田边太郎一齐卷入剑光网中。

田边太郎剑架正眼，但并不出攻反而退却。他下盘极是扎实，所以退后时发出“突突”的步声，一转瞬间他退到墙角，已经无路可退了。

此人应变时真是极尽“快、稳、辣”之能事，现在刘双痕除了还堵住他去路之外，剑式威力就只能罩住方滔。不但如此，他甚至有时还不得不让后背暴露于田边太郎剑刃之前。

那方滔一双板斧凶猛决荡翻飞，带着锐烈风声，不久已经攻拆了十五招之多。看来方滔居然是攻的多，似乎反而抢占了主动优势。

田边太郎动也不动，宛如石像一般。双瞳紧锁，目光锐利，紧紧盯住刘双痕的身形。

任何人一望而知，田边太郎除非不出剑，一出剑必定有十足把握立刻斩杀刘双痕。

不过纵横辽东的黑道高手、铁背雕方滔内心丝毫不轻松，也没有丝毫占得优势的得意。原因是他虽然悍猛砍劈迫住对方，而事实上也真个是“迫住”而已，并非当真取得主动优势。

相反的，他好几次想退后一些，才重整旗鼓发动更凌厉攻势。可是刘双痕采守势的剑法，却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力，使得他连一步也退不开。

方滔明明认得刘双痕剑招是使出“飞龙引凤”，于是他左斧抢先劈落，压制刘双痕由下撩上的剑势，右手利斧同时斜砍脖子。

谁知刘双痕撩上来的剑势，不但距离尺寸刚好缩短了那么一点点，所以他不曾被左斧压住，同时也刚好来得及挑开他右手利斧，迫使方滔不得不改为“金风扫地”之式猛砍脚胫。

当然刘双痕一跨步就消却了这一斧的威胁。上面所述的仅仅是许多招其中的一招，总之方滔外表上不断猛攻，其实却自知已陷身于苦海，简直没有一点办法可以退出刘双痕的剑圈。

他不明白的是刘双痕何以有四次机会可以刺伤甚至刺死他，却又轻易错过了。莫非他剑法虽然奥妙，但功力经验都有所不足，所以不能够把握时机。

答案很快揭晓，方滔马上知道错了，这是因为墙角里的田边太郎忽然向刘双痕后背迅速的一剑攻出，这一刹那间，方滔才明白刘双痕真正用意——他要田边太郎攻击这一剑。

毫无疑问，田边太郎的确是上当中计了。

只见田边太郎剑势忽然歪斜向空无人影之处刺扎，显然他也陷入“吸力”陷阱中，所以剑势方向和部位都已不由自主。

跟着，又看见田边太郎胸口衣服割开一道长长裂痕，鲜血象喷泉般迸溅。

方滔已无暇瞧一眼田边太郎倒地之后的情形，所以究竟田边太郎一倒地就僵仆不动呢？抑或是挣扎想挺起身？他一点都不知道。

他猛然震惊得几乎成痴呆的原因，便是他两柄利斧忽然向左右两边荡开，因而完全袒露前胸要害，也因而他没有法子再瞧看田边太郎的情形了。

方滔只感到胸口一疼，然后就看见雪亮剑刃从胸口拔出，鲜血直冒。

唉！早就听说“大自然剑法”乃是中原数千年秘传绝学，也听说向这门绝学争锋斗锐的人，等如向大自然的台风、雷电、地震等的威力挑战一样不智。

方滔深深叹口气，听见双斧坠地时发出“叭达”，“叭达”两下声响。可是一切了解或觉悟都已太迟了，既往的固然不谏，而来者亦不可追。

蓬勃活泼灿烂跳跃的生命，有时脆弱得使你不相信，但却使你发现一切终必归于毁灭，接续而来的是重生，然后又又是毁灭……

温暖而又明亮的宽敞房间内，两个赤裸上身，下身也仅有一条短短内裤的持刀壮汉，象傻瓜一样望住沈神通。